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1999 年 10 月 7 日星期四

下午 3 時正會議開始

出席議員：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丁午壽議員，J.P.

田北俊議員，J.P.

朱幼麟議員

何世柱議員，S.B.S., J.P.

何秀蘭議員

何承天議員，S.B.S., J.P.

何俊仁議員

何敏嘉議員

何鍾泰議員，J.P.

李永達議員

李卓人議員

李柱銘議員，S.C., J.P.

李家祥議員，J.P.

李啟明議員，S.B.S., J.P.

李國寶議員，J.P.

李華明議員，J.P.

呂明華議員，J.P.

吳亮星議員

吳清輝議員

吳靄儀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J.P.

夏佳理議員，J.P.

馬逢國議員

涂謹申議員

張文光議員

張永森議員，J.P.

許長青議員

陸恭蕙議員

陳國強議員

陳婉嫻議員

陳智思議員

陳榮燦議員

陳鑑林議員

梁智鴻議員，J.P.

梁劉柔芬議員，J.P.

梁耀忠議員

程介南議員，J.P.

單仲偕議員

黃宏發議員，J.P.

黃容根議員

曾鈺成議員，J.P.

楊孝華議員，J.P.

楊耀忠議員

劉千石議員，J.P.

劉江華議員

劉皇發議員，G.B.S., J.P.

劉健儀議員，J.P.

劉漢銓議員，J.P.

劉慧卿議員，J.P.

蔡素玉議員

鄭家富議員

司徒華議員

霍震霆議員，S.B.S., J.P.

羅致光議員，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馮志堅議員

鄧兆棠議員，J.P.

缺席議員：

黃宜弘議員

楊森議員

出席政府官員：

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女士，G.B.M., J.P.

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先生，J.P.

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J.P.

政制事務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工商局局長周德熙先生，J.P.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蕭炯柱先生，J.P.

運輸局局長吳榮奎先生，J.P.

房屋局局長黃星華先生，J.P.

教育統籌局局長王永平先生，G.B.S., J.P.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鄭其志先生，G.B.S., J.P.

庫務局局長俞宗怡女士，J.P.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林煥光先生，J.P.

經濟局局長葉澍堃先生，J.P.

民政事務局局長藍鴻震先生，J.P.

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女士，J.P.

衛生福利局局長楊永強醫生，J.P.

工務局局長李承仕先生，J.P.

財經事務局局長黎高穎怡女士，J.P.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鄭維健博士，J.P.

列席秘書：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J.P.

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依據《議事規則》第 8 條的規定出席會議，接受質詢。

主席：請各位議員繼續站立，待行政長官進入會議廳。

（在行政長官就座後，多位議員舉手示意想發問）

主席：各位議員無須提示便已舉手示意及按下“要求發言”按鈕了。讓我重複立法會的慣例，在我請議員提出質詢後，有關議員可在原本的提問獲答覆後提出一項簡短的跟進。我會讓一些從未提出過質詢的議員優先發問。

劉皇發議員：行政長官，從施政報告可以看到，政府是非常重視改善香港的環境問題的。政府會否考慮以身作則，先從公務員方面着手，為公務員提供強制性的環保課程，以加強公務員的環保意識？政府又會否發出一套新指引，指令政府部門在諸如紙張、電力、汽車使用及廢物處理等各個涉及環保事項方面，須符合更嚴格的標準？

行政長官：只是由公務員方面着手似乎並不公平，不如跟各位議員一同開始做，好嗎？（眾笑）我想環保工作是人人有責的，如果政府的同事、各位議員及社會上所有人士均負起環保的責任，定會做得更好。劉議員剛才提出了很好的意見，我們是會跟進的。

主席：劉議員，你是否有所跟進？請先坐下，你是不用起立的。（眾笑）如果你不打算跟進，我便請另一位議員提問。

羅致光議員：主席，我可否坐着提問呢？對於董先生昨天發表的施政報告，有人批評行政長官是患了遠視症；我對記者說，有時候是很難分清遠視和“老花”有何分別，因為兩者同樣也是看不到就近的事物。很多時候，我們活不過今天，便不會有明天。行政長官在回答市民的提問時說，施政報告是為了我們將來的子孫。我們當然是要為我們的子孫着想，但我想請問行政長官，現在有很多失業和窮困的人，他們連照顧子女今天的生活也辦不到，又怎樣考慮將來的日子呢？面對這樣的情況，請問行政長官如何能幫助這羣今天生活有困難的人，讓他們的子女有公平的機會成長及接受教育？

行政長官：其實，對於社會上這些比較不幸的人，政府一直是十分重視的，而我們在這兩年多來在多個政策方面所做的工作，也是考慮到他們的。當然，受到亞洲金融風暴影響，香港是經歷了經濟衰退。不過，經過了兩年多的努力，我們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減稅、免差餉、加快基建工程、對中小型企業提供資助等，令今天的經濟慢慢恢復過來。昨天我曾說過，我們下半年的經濟增長，可望超過 2%，但要解決就業問題，最終還是要經濟恢復增長。在這方面，我們看見香港的經濟已走出谷底，經過了這麼長時間的努力，現在正是收成的時候。我在施政報告中說到環保及教育，這兩個環節其實不單止對我們的長遠發展是十分重要，對目前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為環保除了會對身體造成影響外，其本身更是一項事業，我相信它是可以創造就業機會的。此外，如果教育辦得好，每個人都會有平等機會參與社會將來的發展。所以，我雖然是要配帶眼鏡，但我是配了一副好眼鏡，所以可看得很清楚。

羅致光議員：行政長官剛才並沒有直接回答，不知其意思是否說暫時是幫不了甚麼，要待經濟好轉時，社會便自然能夠幫助他們。不過，經濟好轉時，很多時候首先得益的並非是低下階層，也不是失業人士，反而是那些現時經濟條件可能已相當好的人。我想請問，政府實際上有甚麼能夠真正幫助他們的具體例子，還是只有純粹讓他們等待呢？

行政長官：羅議員，我並不是說要求他們等。事實上，經濟一旦好轉，自然會水漲船高，每一個人也一定會得益。

吳靄儀議員：主席，董先生在施政報告中重申會維護法治，並且承認在《基本法》下，普通法會繼續延續，對此，我是感到很安慰。不過，有時候董先生說他所維護的法治，似乎與我說我所維護的法治是很不同的。我想請問董先生，是否認為有些人所維護的法治是帶有殖民地色彩的法治，與他所維護的法治不同？

行政長官：吳議員，維護法治是你、我及所有人的責任。我們現在有一套很完整的法律，我們要維護它。我們有《基本法》，我們要將之維護，此外亦要維護“一國兩制”，這是不應該有你的或我的之分的。當然，我知道在解釋的時候，往往會有不同的意見，但這點並不重要，我們每個人都是有這個責任的。

吳靄儀議員：主席，請容許我稍作跟進。以“釋法”這件事為例，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提到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見。上一次，我們法律界很多人的意見都認為，行政長官沒有用足夠時間聽取我們之中某些人的意見。那麼，將來如果再有這麼重大的事件，就《基本法》提出不同的意見時，請問行政長官怎可以多聽一些不同的聲音，並及早考慮這些不同的意見呢？

行政長官：有關此事，不論是我或特區政府的其他同事，都聽取了很多意見。我們會等待傳媒界、整個社會，甚至是立法會進行了很廣泛的辯論後才作出決定的。關於“釋法”此事，我當時也曾說過，如果能有一個更好的解決辦法，我們是會很高興考慮的。不過，由於是找不到其他方法來解決這個很困難的問題，我們在維護法治的大原則下，如今能達致一個圓滿的結果，我覺得已經是很好的了。

程介南議員：主席，回歸前的政府予人的印象是無為而治，好像是無須幹甚麼，香港也很興旺。回歸後當然是有客觀的外圍因素，忽然間予我的印象是，特區政府天天有新主意：數碼港、中藥港、鮮花港、狄士尼、遊輪碼頭、漁人碼頭，現在連賭場也想到了。這究竟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極端，還是想法太多、野心太大？有人或許會擔心這會否出現問題，所謂“病急亂投醫”，我們會否是出現了這樣的問題呢？

行政長官：我想我昨天已詳細說了香港政府在經濟方面所扮演的角色。這麼多年以來，香港政府在經濟方面有着非凡的成就，這是基於數個基本原因：香港政府是奉行自由市場經濟原則，願意讓市場自行調節，除非是逼不得已，市場到了失控的地步，政府才會做些事，好像去年 8 月那樣，否則政府是不會干預的，這是我們的大原則。政府一向以來都是堅持要審慎理財、堅持小政府，同時，我們亦會看大方向，因為現在的變化實在太多，世界天天也在變。昨天，我提過我們正面對着 3 個很大的變化，其一是資訊科技及全球經濟一體化為香港帶來的挑戰。今天，我們的競爭對手已不單止是鄰近地區，對手可能是新加坡、上海、東京、悉尼，甚至是倫敦和紐約。第二點是內地的進步。我們與內地很多城市的差距越來越小，我們正面對由此而帶來的挑戰。第三點是香港經濟本身轉了型。我們在六十年代發生過一次很大的轉型，忽然間出現了密集的勞工；八十年代工廠北移內地，香港發展服務業；到了二十一世紀，香港究竟將會怎樣？

香港是面對着這些變化，但政府是否便干預？情況並非如此。政府只是聽取市場各方面的意見，在看透了之後，仍舊以市場主導為大前提，盡量在

硬件及軟件方面配合。硬件是甚麼呢？那是指鐵路、機場、數碼港等的設施。軟件又是甚麼呢？那是指教育、環保等各方面的配合。政府是擔任這樣的角色，亦會這樣做。事實上，香港的市場是十分活躍的，其中也有着很多主意。

談到有甚麼不同，其實並沒有兩樣，我與政務司司長及財政司司長也經常討論這問題。別人說我們的方法像是變了，但我們看來看去也實在覺得沒有變；可能只有一樣東西是不同了，那便是現在環境的變化是快了，所以政府也須快些作出反應。事實上，政府的反應的確也是快，而除此之外，我們還是靠市場主導來做。

程介南議員：董先生，我並非說前政府的做法必定正確。現在的政府有新的主意，這並沒有錯，我甚至覺得是對的，但我的質詢是，同時提出這麼多新的主意，這是否有好處呢？此舉予人的印象好像是情況很不妥當，所以要拼命想出很多辦法來。政府究竟是否要這樣呢？

行政長官：讓我告訴你，第一，我們並沒有改變以前所奉行的政策，因為那些政策是正確的；第二，說政府提出了那麼多主意，事實並非如此。那些主意是市場提出的，政府只是響應市場的要求，在進行了研究後作出反應而已。

劉千石議員：撇開施政報告內的想法，我相信行政長官也會同意，無論所描繪的藍圖是多麼的好，也須得到整體香港人共同面對。我計算過，施政報告中有 13 次提及香港人須共同面對未來。可是不知為何，行政長官卻一直拒絕與民主派溝通，甚或將民主派迫向牆腳；然而，民主派本身卻是得到市民支持的。回顧過往，我覺得現在是政府首長與民主派關係最差的時候。我想請問，行政長官會否考慮除了籠絡支持他的人外，還會改善與民主派的關係，令整體的香港人可以真正同心同意面對將來呢？

行政長官：劉議員，我每次到立法會來，都是有些心悸，因為我不覺得有甚麼人是支持我或支持政府。（眾笑）其實，我是很樂意與民主黨或民主派溝通的。我已經說了很多次，我的大門隨時為他們打開，亦隨時歡迎他們。我絕對沒有不與民主黨或民主派溝通的意思。

劉千石議員：主席，行政長官可否提出具體例子，說明有甚麼方法可以真的如他所說般進行溝通，即大門是打開的呢？

行政長官：從前是有一個兩個月會面一次的機制的，而這個機制仍然存在。如果是沒有會面，那通常是因為沒有時間，但沒有時間的卻並非是我。

霍震霆議員：董先生，你在施政報告中說要我們學習英國、倫敦和紐約。相信你也知道，英國政府現正高調爭取舉辦世界盃足球賽的主辦權，而香港體育界本身亦正爭取在 2006 年舉辦亞運。我們體育界的代表是認為我們有決心及能力可以辦到，但要舉辦大型項目，一定還須視乎政府本身的態度及硬件的配套。我想請問，行政長官可否就此給予我們一個清晰的信息呢？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董先生已提出會興建一個多功能的運動場，今年我們很高興，因為董先生已宣布了選址，希望明年我不用再提出有關場地的質詢了。

行政長官：在任何一個社會，體育也應該是佔有一個地位的；的而且確，體育不但是對市民的身體有幫助，凝聚力也是一個我們應該考慮的重要因素。所以，體育是應該獲得政府支持的。

關於申辦亞運會一事，我們有 3 方面須考慮的。第一，我們自己也知道，要在 2006 年之前興建一個新的運動場，這是不可能做到的；那麼，現有的設施又究竟是否能滿足亞運會的需要呢？我們無論做甚麼事，也要做到世界一流的，否則，暫時不做又會否是好一點呢？我們必定要想得透徹，我們現有的設施是否真的可以滿足亞運會的需要，而且還要是世界一流的。第二，我們要看看是否有組織能力。我相信我們是有這種能力，但還得檢討一下如何可以強而有力的組織能力做這件事。第三，當然是有關資源的問題。我們會環繞着這 3 點研究。事實上，政府部門是希望跟體育界一起研究，以得出一個比較好的結論。

主席：霍議員，你是否想繼續跟進？

霍震霆議員：謝謝董先生。屆時，我將會保持這種夥伴關係。

陳榮燦議員：謝謝主席。看完昨天的施政報告，我感到行政長官在環保工作方面是坐言起行，培育人才方面是迎接挑戰。“建設美好家園”是個十分好的標題，是高明的包裝；但他對失業和就業問題，着墨不多，未能帶給“打工仔”一個喜訊，甚至可說連些微喜訊也似乎欠奉。要改善環境，大家是支持的，但市民所擔心的，是越來越高昂的費用，例如政府昨天便發出了訊號，

指出排放黑煙的汽車要罰 1,000 元，令職業司機承受非常大的壓力，接着排污費也會大幅增加，這些都令市民非常擔心。主席，我現在提出問題，（眾笑）現在仍然有二十多萬人失業，請問如何能解決這失業問題，讓他們能就業，改善他們的生活環境，讓他們也能分享行政長官的“宏圖 2000 計劃”？

行政長官：我剛才說過，昨天也說過，政府一直都十分關心失業問題。兩年多以來，政府下了那麼多工夫刺激經濟，也是為失業者而做。很高興看到經濟正慢慢復甦，希望在經濟復甦的情形下，失業率會有所下降。我想說明另外一點，失業者聽了可能覺得無甚幫助，但我想議員可能有興趣知道的是，1999 年 6 月 30 日的就業人數與 1997 年 6 月 30 日的就業人數相比，其實是增多了 15 萬，單在過去 1 年便增加了 6 萬。當然其中一個原因是人口增加得較快，這是另一問題。我們要從多方面關心失業者，但關心他們的最好辦法，是盡量提供更多就業機會。怎樣增加就業機會？我們正在推動的資訊科技，便是增加就業機會的一個上佳發展，我們希望透過社會共同的努力，能夠真真正正創造出很多好機會。當然對很多失業者來說，我這番說話未必可以即時幫助到他們，我心裏也十分難過，因為我知道事實確是這樣。我也跟你們說過，其實我很多時候都會與市民交談，我很清楚他們的想法。至於環保.....

（公眾席上有人叫囂）

主席：公眾席上的人不准喧嘩。（公眾席上有兩名男子繼續叫囂。）

主席：保安人員帶他們出去。保安人員，請帶他們離開！（數名保安人員趨前欲阻止該兩名男子叫嚷，但他們繼續站立叫囂。）

主席：如果他們不離開會議廳，我們便要暫停會議。（該兩名男子被帶離公眾席。）

主席：我們繼續進行會議。

行政長官：關於環保方面，環保是有需要付一定的費用，但如果我們今天不推動環保，將來便要付出多倍的代價，所以一定要推動。我也說過，在這方面的投資，政府會全部負責，至於經常開支，我覺得用者自付的原則是正確的。當然在這過程中政府定會廣泛諮詢大家，讓所有市民都有機會參與。

陳榮燦議員：主席，我明白環保的重要性，施政報告所提出的施政方針，其中一項便是環保工作。我想請問，行政長官如何定出一套又好、又省、又醒的改善環保工作方案呢？省是節省金錢，減輕市民負擔.....

主席：陳議員，很抱歉。你現在應該提出簡單的跟進。你剛才是問有關失業的問題，而現在則是問有關環保的問題。請你嘗試令跟進質詢與主體質詢連貫起來。

陳榮燦議員：好的。剛才行政長官說資訊科技可提供職位，但資訊科技要有一定學識和知識的人才能勝任。對於低文化、低技術的人，似乎在施政報告中備受忽略。行政長官可否就此發表一些意見？

行政長官：在資訊科技界，有些人沒有完成大學，仍能成為今天世界首富，他們是運用自己智慧發揮所長。資訊科技的確帶給很多不同背景的人很多發揮所長的機會。對於一般較年長、知識水平較低的香港市民，我們實在也十分同情，我們希望經濟復甦能夠為他們帶來就業機會。

陳智思議員：謝謝主席。我首先要感謝董先生昨天花了 35 分鐘的時間來談論政府的環保政策。我的問題是，董先生是否知道除了柴油車和公共汽車之外，還有很多其他車輛也排放對人體有害的氧化氮。如果香港政府不減少汽車的總數量，政府是否確信在 2002 年之前可以將氧化氮減少 30%？我所指的不僅是柴油車，而是汽車的總數量。

行政長官：香港的汽車總數量達 50 萬輛，其實這數字較其他地方的為低，原因是我們的公共交通較有效率。我昨天說過，我希望透過大家的努力，可望在 2005 年將空氣污染的水平降至與倫敦和紐約的一樣。施政報告中所提出來的一系列措施，就是針對柴油車而設。昨天我也說過，空氣中的可吸入

微粒，有 98%是來自柴油車。所以如果可以解決柴油車的污染問題，空氣質素便會大大改善；當然，另一方面是要與內地合作。因此，我們兩方面都要努力。

何俊仁議員：謝謝主席。我相信董先生也會同意，在回歸之後，香港特別行政區能與內地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建立一種工作關係是非常重要的。在回歸之後，我們可以看得到，政府當然經常派官員回去代表政府與地區和中央政府舉行會議。司法機關亦曾派正式的代表團回去作交流等活動，加深雙方的瞭解或合作。惟獨是立法會，以及其他兩級的議會，直至現在仍無法組成一個正式的代表團返回國內。區域市政局在 95 年曾經組成了一個代表團，但後來因為有個別的成員不能回去，訪問活動也因而取消。直至回歸之後，我知道保安事務委員會曾要求回去內地參觀，尤其是廣東省，但直到現在仍未有回覆。有一個關於中藥的條例草案委員會本來已經成團，但訪問活動最終仍要取消。無論是個別議員要回去參加學術會議，或有一次有 19 名議員簽了名，希望交兩封信件到國務院，最終都未能成行。撇開私人的情況不談，就是有希望履行公職的目的代表團，也沒有一個成行。我想請問，董先生作為我們特區和中央之間的橋樑，第一，他是否覺得有責任為我們香港這三級議會，與國內建立一個工作關係——一個工作的、溝通的渠道？他會做到些甚麼呢？這在施政報告內完全沒有提及。

行政長官：何議員，我相信你定是指每當這些活動牽涉到民主黨、民主派議員的時候，便發生問題。你知道我也很願意在這方面努力的。我相信有屬於民主黨、民主派的人是可以回去的，不是沒有一個能回去的。我也曾和你數位同事討論過這個問題。我亦提到國家 50 年來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現在社會很穩定，經濟持續增長，全國人民也很支持認同現時的發展，國家的國際地位也不斷提高。所以我很希望看見民主黨、民主派能對國家有進一步的認識。我已提了出來，可否請你們在各方面“表現”一下。（眾笑）我想來想去也想不到應怎樣促成這件事？我想大家要再加努力，希望你們有所“表現”，多走幾步。

何俊仁議員：主席。當然我希望董先生會指導一下我們該如何表現，才可改善這種關係。不過我想到一件事，就是在回歸之後，政府，包括保安局，一直很努力向外國爭取讓我們免簽證入境，別人也沒有要求我們香港人有甚麼表現。那為何我們要回祖國時，回鄉證都有了，反而要有所表現，才可以獲准返國？究竟要我們表現些甚麼呢？或許董先生可否指導一下我們該怎樣做？這是我們的基本權利，董先生，你說是不是？

行政長官：何議員，確有民主黨、民主派的人不獲接納，這是事實，我想大家也看得到。我跟你數位同事曾多次談論這事，我希望大家能再努力。

曾鈺成議員：主席，有評論說今年的施政報告是“擺明益地產商”。我想請問政府現在要增加置業人士的比例，是否有一項政策，以增加對市民購買私人樓宇的資助，作為達到這目的的主要手段呢？

行政長官：曾議員，有人說今年的施政報告是針對地產商；有人說今年的施政報告不斷提及資產膨脹，說這會對長遠經濟有壞影響，打擊地產業。其實，我們的大目標，是希望人人安居樂業，希望地產價格穩定，希望提高我們的競爭力。我也說過不希望看到樓價大起大落，我亦知道對每個市民來說，購買寓所是終身的投資，所以樓價穩定對市民十分重要。政府現時所有政策都建立在這方向上。

曾鈺成議員：主席，我想問清楚，政府現時是否打算減少對公營房屋的承擔，而使用公帑資助市民購買私人樓宇呢？

行政長官：昨天我解釋過，我在去年施政報告中第八十段已提出過這問題。關於這問題，政府內部仍在研究，現時未有結論，待有了結論後，我們會詳細交代。

馮志堅議員：謝謝主席。行政長官昨天在施政報告中談到，香港要發展為像倫敦、紐約一樣的國際大都會。我們金融界所欣賞的，是施政報告不僅在金融方面作出比較，還引申到其他方面，當中特別提到“以人為本，以社會、社區為本”。行政長官對金融界雖然着墨不多，但其中一句是着銀行最好不要只靠“磚頭”來放款。我們覺得這似乎是對金融界的批評。舉例說：在發展環保項目方面，或有科學家、專家有很好的構想，須由銀行借錢給他發展這計劃，行政長官和他的智囊團會有甚麼高招令銀行願意支持呢？

行政長官：我說不要用“磚頭”來作貸款的條件，其實並不是毫無根據的。我們不妨看看其他國家的銀行，那些銀行是僱有專才，專門研究中小型企業的發展前景和營利前景，而不是單看那些企業是否擁有“磚頭”。我很希望

香港的銀行可在這方面作一個重大的文化改變，這樣便可真真正正幫助中小型企業。如果說我是批評銀行，對不起，或許確是如此。（眾笑）

馮志堅議員：這解釋似乎幫不到地產商了。聽罷行政長官的解釋，我也希望銀行界能多想辦法支持各行各業。施政報告中應該提出很多商機，我們看看可以怎辦了。

梁劉柔芬議員：謝謝主席。行政長官，自由黨今年的目標亦是着重“3E”的發展，其中的兩項是環保和教育，與施政報告的內容不謀而合。因此有人說我們有內幕消息，事實上我們當然沒有內幕消息。我們在7月已經落實這些目標，並着手進行這方面的工作。自由黨對於經濟方面亦很着緊，我們一直認為，香港的經濟復甦，有賴各行各業的努力，才能邁向高增值。經濟的發展當然不能單靠高科技。

我想請問行政長官，去年的施政報告，有很大的篇幅提及要把香港建設成為一個電影中心或時裝設計中心，但業界覺得到現時為止，政府在這方面的推動，仍未見有甚麼實效。請問行政長官，（我們日後亦會再就此再向工商局局長查詢）政府在這方面有甚麼實質措施呢？此外，工商界又可以怎樣配合政府的工作呢？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大目標，不單止可以對香港的工業有起死回生的作用，同時亦會對旅遊業有很大的幫助。

行政長官：正如我今天早上所說，女士們在這方面應該是最清楚的，紐約、巴黎、米蘭都是時裝中心，而香港在這方面的成績亦不太差。但我們應如何鞏固香港在國際時裝界的地位呢？其實，這須各位努力，因為政府可以做到的，只是盡量在軟件和硬件方面配合，希望藉此促成和盡量發揮各位在這方面的才能。

至於電影業方面，我最近亦再有機會與成龍等人士進行頗長時間的討論，看看政府在哪些方面可以提供協助，使電影業有機會起飛。關於怎樣才能夠刺激經濟、製造就業機會等問題，其實每分每秒都在我和我的同事的腦海內徘徊，大家都經常考慮這些問題。如果你們有好的建議，我們一定會想辦法盡量來配合。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請讓我作出少許跟進。行政長官今天的說話，確實對我們有很大的鼓舞，我們一定會努力。正如行政長官所說，每位女士，甚至

男士現在都很注重時裝，不過，這並不等於每個人都明白這行業所經過的艱辛和其中的發展過程。其他人亦未必明白紐約、英國或米蘭的時裝，與香港時裝的發展方向是不同的，我不希望有太多行外人“指指點點”，亂說一番。香港其實是世界成衣的第二大出口地，應該可有很大的作為。關於政府在軟件和硬件的配合方面，我希望大家可以相互討論，因為政府所提供的軟件或硬件，未必是我們有需要的，政府亦未必一定須大灑金錢才能配合我們的需要。

行政長官：好的。

陳國強議員：董先生，作為勞工界的代表，我十分歡迎培育優秀人才和終身學習的構思。董先生說會向專上學院的學生提供免息貸款，以及把貸款的範圍擴大。我所關注的是低下層勞工的問題，我相信他們當中有很多人都是想讀書的，他們往往是因為學費昂貴及所謂“搵朝唔得晚”的問題而不能繼續學業，政府可否考慮把貸款擴大至包括這些人，讓他們受惠，讓他們有終身學習的機會呢？

行政長官：我相信透過學校的機制，這件事情是可以辦到的。

陳國強議員：我知道如果他們想再讀中學，一級一級的讀上去。現時就讀大專程度課程是可獲貸款的，但最初入讀中學時便沒有貸款，但現時中學的學費是很貴的。

行政長官：我想這件事要分兩方面來說，如果能夠製造一個終身學習的環境，相信對整個香港來說是一件好事。教育統籌委員會（“教統會”）現時正在廣泛諮詢大家的意見，到明年 6 月底，便會向我們提交報告。這份報告涉及整個教育制度的檢討，其中包括了終身學習的問題。如果要令每一個人有終身學習的機會，當然會涉及資源的問題。事實上，有關小學、中學、大學的銜接，要有更優秀的老師、要小學全日制、要有更多的電腦及互聯網絡等，而在每一件事上，我們都有需要用很多資源。

但究竟我們要如何處理資源的問題呢？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資已經佔整項財政預算的 20%。首先，政府當然應把資源運用得更好，我們在這方面繼續努力。我亦知道社會上有很多人如果是有能力的話，是很願意拿錢出

來讀書，或供他們的兒女讀更多的書。至於將來整個社會如何承擔、政府如何再努力亦是教統會這次進行諮詢的一個很重要的課題，所以我希望陳議員和各議員也提供多一些意見，讓政府到明年6月份知道應該怎樣做。

陳國強議員：謝謝董先生，但我仍然希望董先生可以考慮我們低下層的人的苦況。

行政長官：我會的，這方面我是知道的。

陳國強議員：我只是要求政府貸款，而不是.....

行政長官：我瞭解，我全部都知道。我的意思是，這是我們考慮的所有問題中的其中一項。當然，我亦瞭解你的說法。

吳亮星議員：謝謝主席，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用了兩段來談及香港經濟走出谷底的問題，當然也強調實質利率偏高，未來利息上升壓力等。政府現在對經濟增長方面有信心，但對於預測未來的通縮環境變化方面，我想請問可否把政府的一些看法告知市民，以免市民存有現在的物價天天下降，為何還要購物的想法？我想聽一聽董先生在這方面的意見。

行政長官：我想現時物價下降是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存在，第一，是競爭方面的因素；第二，當然是因為香港的經濟曾經有過困難的時候。但我相信隨着經濟的好轉，物價便會開始穩定。由於物價是隨着經濟增長而升降，所以可能還要再過一段時間才能夠穩定下來。但我相信隨着經濟的增長，物價便會開始穩定下來。

吳亮星議員：我想作跟進。我知道國內也遇到類似的情況，於是便採用存款利息或稅收等措施，我不知道政府有否考慮採用一些措施來穩定物價，或是會讓物價隨着環境自由變動？

行政長官：我認為內地與香港的情況是有所不同的，所以我們不可以參考內地或其他地方的做法。我們是會密切注意這件事的。

梁耀忠議員：主席。董先生多次提及希望香港成為亞洲的紐約和倫敦。剛才很多金融或經濟業界的同事也很高興，希望香港真的會有這樣的成績。但我不知董先生會否考慮到，這兩個城市的發展不單止繫於金融和經濟的發展，而背後亦須有很多支持，其中包括政制民主、法治、資訊自由等的支持。但很可惜，我們覺得自從董先生上任以來，香港在民主方面的整體發展不單止沒進步，反而是退步了。除了這方面之外，正如劉千石議員剛才所問，便是董先生和民主派可如何溝通呢？董先生只是回答我們說，可以兩個月見一次面，他的大門是永遠打開的。事實上，董先生並沒有告訴我們，如何能夠令香港有一個像倫敦和紐約般民主的體制出現。董先生反而令我們感覺到他不斷是用人唯親，很多時候有私相授受的情況出現。所以我想問董先生，當他說紐約和倫敦的時候，有否也考慮到如何令香港在整個體制中，更公平、公開和民主化呢？

行政長官：我剛才所說的是，我們設有一個兩個月和議員見一次面的機制，但我不是說梁議員不可以致電給我，我的電話號碼是 2878 3377（眾笑）。事實上，的確是可以致電給我的。如果有甚麼事情，我隨時可以和大家見面，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香港民主化的步伐，按照《基本法》的規定，是會用 10 年的時間來逐步進行，我們現在正一步一步地走，我覺得已經是走得不錯的了。也許對某些人來說，我們的步伐是慢了一點，但我在昨天也說過，某些人卻認為民主化的步伐已快了很多。社會上是有不同的聲音存在的，但作為政府，我們一定會維持政府的高度開放、高度透明及維護法治。我們一定會盡力去做。我希望你們真的不要……我每天也會會見很多人，我是很樂意和你們溝通，很樂意和你們見面的。

梁耀忠議員：主席。我認為問題並不是在於溝通或和我們見一兩次面那麼簡單，因為社會上有很多問題，不是多見兩次面便可以解決的。我希望政府能設立一個完善的制度，才能達到有效的發展。如果只是董先生和我見面的次數多了，聽我說話的次數多了，我也覺得是不公平的；董先生這般遷就我，我也會覺得不好意思的，是不是？我反而希望能夠有一個令大家認為公平和平等的制度，特別是我現在看到很多行政會議的成員，甚至很多政府的諮詢

架構，或一些房屋委員會的委員，有太多政治上的偏頗，現行的制度不是那麼公平和公道的。關於這一點，董先生可否想一想，怎樣改善這個制度呢？

行政長官：我昨天曾經說過，最近兩年來我們一直在摸索行政和立法兩方面的關係。我很希望透過我們不斷的努力，便能夠產生互相信任和互相制衡的機制。我相信我們現正向這個方向邁進，只要行政當局和立法會本着《基本法》的精神做事，我們是可以做到這一點的。我們大家再繼續努力吧。

譚耀宗議員：主席，政府為了改善空氣質素將會加強管制柴油車輛，同時承諾為車主提供資助，總金額達 14 億元。但是運輸業的人士對於這些計劃仍然有很多疑慮，他們擔心生計會受到影響，請問政府有甚麼措施來爭取業界的 support 呢？

行政長官：我以環保來作為施政報告的其中一個話題時，已經有很多人提醒我，說市民對這個問題不大關心，只有 2% 的人會關心這個問題。因此，他們問我從政治角度來看是否應該談呢？我和政府的同事商量後，認為這件事是一定要談的，因為如果今天不做，明天的代價便會更高。如果只有 2% 的人覺得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我們肯定不能推動這件事，我一定要得到整個社會的支持才能成功。那麼，我們應怎樣推動這件事呢？我希望 60 位議員可以一起合作，努力地讓整個社會達成共識，令大家重視環保的工作。政府當然亦會盡我們的責任，聽取各方面的意見，照顧各方面的利益。但是，最終最重要的目標是要搞好環保的工作。我希望大家在這方面支持政府。

譚耀宗議員：主席，我相信這個議會內的同事都很支持環保，也認為改善空氣質素的確是急不容緩的事；不過，問題是政府怎樣能夠在日後提出的方案中取得平衡，令業界人士亦樂於支持，而我們的公帑亦要用得其所。我們要在兩者之中取得平衡，我希望可以真正達到這個目標。

行政長官：對的，譚議員，我們是會小心處理的。

何世柱議員：謝謝主席。我們當然很高興行政長官能接納自由黨就環保和訓練人才方面提出的看法，但我們最重視的是經濟發展；事實上，這不但是我們的看法，其實市民大眾也十分關心經濟發展的問題，這似乎也是大家最關

心的事情。行政長官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了很多行政和財政上的措施，以紓解民困和協助我們工商界度過難關。但在這份施政報告中，在這方面似乎很少着墨，例如在第 158 段中表示：政府“所做的經濟建設工作，集中在基礎設施範疇之內。”很少提到如何幫助工商界盡快走出谷底，或回復常軌。我想請問行政長官，是否覺得我們無須再多做一些工夫便能令經濟全面復甦，或是否向工商界明示或暗示，要自行解決問題，由現在開始便不會再幫助工商界，我們要自食其力？事實是否如此？

行政長官：何議員，我認為經濟現在已開始復甦，我說過可望下半年經濟有超過 2% 的增長。我們是在一直小心研究數據後才作出這項預測的。我想向你回應，其實政府一直做了很多工夫，研究怎樣能製造更多軟件或硬件，使營商環境轉好。我相信大多數工商界人士也不希望政府會干預他們的日常運作，而只是主要希望政府能協助製造更好的營商環境。我知道在這方面，大家還是有意見的，有的認為政府在手續方面未能簡化，舉例來說，一間旅館要蓋數十個圖章才能營業。我們正在研究這方面的問題，並會繼續跟進。

何世柱議員：主席，請容許我作出跟進。剛才行政長官提到的一點，我們也曾提過，就是在領牌或作出投資時，須經過政府繁複的手續，行政長官會否盡快令政府的手續得以簡化呢？可否切實向我們表示，政府會盡快落實此點？

行政長官：議員或許知道我們是有小組一直負責這方面的工作，最近該小組有人事調動，我們會在這方面跟進和努力。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想與行政長官討論比較具體的法治問題。我一直較仔細地觀察紀律部門對於法治的實踐，我留意到由香港回歸的那一秒鐘開始，香港的警察便可以破天荒地、膽敢以交響樂來掩蓋示威者的聲音——是一些和平和合理的聲音，即使最後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也認為他們不對，還就此致函行政長官，但最後你還是沒有處理，整件事不了了之，跟着我便看到某些紀律部門的膽子大起來了。

不知行政長官知否曾發生兩件事：第一件事，有紀律部隊向裁判法院申請搜查令，以便搜查澳門賽馬會，裁判官認為理由不足而拒絕申請，但一名警司竟然自行簽署，然後採取行動。在從前，沒有人想像是可以這樣做的，即使有天大的膽也不敢這樣做；第二件事，有入境事務處人員在聽法庭審理一宗有關人身保護令的申請時，早在 10 分鐘前，已將有關人士遞解出境了，

而執行的人員是知道法庭程序仍正在進行的。不知行政長官會否處理這些細節。不過，我真的很希望行政長官可以留意我們的執法部門，他們在法治的觀念上，會否因為你對一些事情採取比較寬鬆的態度，以比較同情和諒解態度來處理，致令他們的膽子壯大起來，不顧及法治後果？

行政長官：涂議員，關於你剛才提及的兩個個案，我是首次聽到，我會加以跟進和瞭解的。我想對你說，我覺得香港無論是入境事務處或警務處，其實都具備世界一流的水準。我可以隨時隨地向任何人說，我們這兩支紀律部隊是有一流水準的，而且執法公平，非常獲得市民的尊重。雖然我會瞭解個別情況，但我覺得涂議員可能有太多“陰謀論”的想法，而事實上，情況並非如此。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相信在你心目中，我不是一個完全不根據理由說話的議員。我不是以“陰謀論”的角度來看這問題，而是以細緻的觀察方式看整個趨勢。我希望我剛列舉的只是某些人的不當做法，但希望行政長官明白，當我們讚賞一個紀律部門的效率、破案率或行政效率很好的同時，他們必須堅守一些法治的原則，而且這底綫是完全不能逾越的，不能為了任何效率指標或政府某些政策目標而有所犧牲。如果行政長官有這樣的重新確認，相信市民對於紀律部隊能堅守法治這方面，會有更大的鼓舞。

行政長官：涂議員，我對我們的紀律部隊能遵守法律、尊重規例，有絕對一百百分之一的信心。

劉健儀議員：謝謝主席。董先生，今年施政報告的重點之一是環保。政府計劃在未來 10 年，動用超過 300 億元進行各項的環保工程，當中政府是預留了 14 億元以協助業界轉用石油氣和協助其他柴油車輛設置這些環保設施。那麼，相對用於防治水污染和處理廢物方面，這 14 億元的數目其實是很少的。照我理解，在這 14 億元的資助計劃下，一輛的士最多可以取得 4 萬元以更換車輛。但董先生是否知道，在金融風暴之後，很多的士已經是負資產，不少車主現時即使是供車也很困難，根本沒有額外資源購買新車和“上會”，有些之前已借下大筆貸款的，更是無法“上會”。業界曾經強烈要求政府提供免息或低息貸款，幫助他們轉用石油氣車輛，但這項建議未被接納，我感到很失望。董先生可否告訴我，為何這項建議未被接納？會否重新再考慮幫助一些經濟上有需要的車主，以低息貸款的方式，幫助他們轉用石油氣車輛呢？

行政長官：劉議員，首先在數字方面，一個是 300 億元，一個是 14 億元，看起來數字的差距好像很大，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當中是牽涉很多基本設施的。至於 14 億元是否足夠的問題，那是經過我們的同事詳細思考，並與業界進行研究後才作出決定的。至於細則方面，我想待蕭局長稍後向立法會和公眾作出交代時，讓他詳細向你們講述。

劉健儀議員：董先生，可否清楚說明政府的立場，是否會盡一切努力，包括提供貸款，以協助這些的士車主轉用石油氣？

行政長官：的士車主負資產的情況，我也是瞭解的，發生這問題，是由於最近兩年經濟萎縮。究竟怎樣才是幫助他們的最佳辦法呢？政府已構想了一套計劃，據我瞭解，這套計劃已經過討論，我們還有時間作出諮詢，然後向大家作交代。

吳清輝議員：主席，董先生昨天提及政府與廣東省當局決定把輸港的東江水的進水口往上游遷移，避開支流較嚴重的污染，而同時，廣東省當局亦計劃在 4 年內建成密封式的輸水管道。很多同事指出雖然這項工程會令香港食水更為清潔，但對改善東江的環境污染問題則沒有太大幫助；再者，內地很多沿江居民是直接從東江抽水飲用的，他們的健康仍然會受到損害。政府可否考慮向廣東省當局提供低息貸款的融資安排，協助興建污水處理廠以處理東江水，但附帶條件是由香港提供技術及工程監管，如此一來，既可以和內地合作共同解決東江食水的污染問題，亦可以促進香港環保工業的發展，創造一舉三得的局面呢？

行政長官：吳議員，我昨天說過，我覺得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處理東江水污染問題的方向是對的，這安排是經過政府與廣東省當局詳細研究後所訂出的方案。我們亦瞭解到廣東省對東江水的污染問題亦十分關注，因為剛才你也提到，不單止香港人飲用這些水，廣東省很多居民亦飲用這些水，所以他們也很關注這事。廣東省亦有處理污水的安排，有部分污水正在處理當中，他們會加緊工作。另一方面，我們當然會繼續與廣東省當局交流意見。如你有留意，我們與省長所討論 6 點的其中一點，是我們會繼續一起研究如何確保東江水的水質。你剛才提出的是比較新穎的建議，是我首次聽到的，我們會進行研究，看看是否可行，我們必定會與廣東省當局繼續關注這問題。在短期來說，現時所走的方向是對的。

吳清輝議員：主席，今天我聽到董先生亦有提到環保工業的問題。事實上，環保工業是有很樂觀的前景，多年前，香港科技界已提出環保工業是四大可能發展的工業之一，所以這可能亦是我們值得着墨的地方。

行政長官：事實上，如果我們投資了這麼多資源於環保上，我覺得我們是有機會取得部分或更多回報。以亞洲地區來說，日本的環保工作當然是比較先進，但在其他地方，我們是可以起帶頭作用，我們是有這機會的。

楊孝華議員：主席，在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之前已經有很多揣測，不知在發表施政報告之前會否成功取得興建狄士尼主題公園的權利，並在施政報告中公布這個利好消息。但昨天行政長官說仍在洽談之中，雖然也說到進展得十分順利，描劃出這項計劃對香港十分有利。不過，行政長官仍然提及 10 月 31 日這日期，董先生會否擔心如果再強調某一個日期，便會削弱了我們的談判地位呢？當然，談判的條件是要對香港有利，但我們也不希望對方叫價過高。香港有否向談判對手說，最終的結果是要令香港有最佳的利益，我們才會接受？如果談判結果對香港不利，我們知道也可能過不了撥款的一關的。我不是說要壓價，但至少也不能讓對方開價過高。

行政長官：我知道社會上有很多聲音，希望狄士尼公司和我們的談判能夠取得圓滿結果。我也知道如果我們和狄士尼公司所進行的談判是可以成功，而對方提出的條件是我們能夠接受的話，則會對香港有利。如果急於要在 10 月 6 日向外界公布好消息，我們又是否可能在 10 月 6 日之前有談判結果呢？這是否適當的做法呢？我們也覺得應該讓談判自然發展，因為對手十分強勁。但為何會提及 10 月 31 日這日期呢？其實從我們開始宣布有關文件時便有 10 月 31 日這日期了，所以這並不是一個新訂的日期，因為本來已訂下了 10 月 31 日這日期。我們希望到了 10 月 31 日便可以談判成功，這本來是已經訂下的日子。社會上很多聲音說，也許我會在 10 月 6 日公布一些消息，但這是社會的一個期望，而原來訂下的日期是 10 月 31 日。

楊孝華議員：我也同意寧願多等數星期，以爭取一個完善協議，較匆匆忙忙地達成協議為好。今早有聽眾致電電台與你談及這事，他提出狄士尼主題公園是否應該有中國特色等，我個人的觀點是公園應該是“原汁原味”。但我們有否與談判對手指指出，例如在洛杉磯，除了狄士尼樂園之外，也有其他主題公園如環球片場，在佛羅里達州，美高梅片場和錦繡中華也可並存？我們

的目的是即使談判得出好結果，也不是排他性的，即是說並非不容許其他人來港興建主題公園。我們是否應抱有此種態度呢？

行政長官：我們首先應看看在 10 月 31 日前能否達成協議，如果能夠達成協議，我們會作出詳細交代。楊議員剛才提出的問題是有關商業談判的問題，我現在不方便透露。（眾笑）

單仲偕議員：主席，我對董建華先生施政報告的就業和經濟部分非常失望。其實刺激經濟有很多方法，例如開放市場。上星期，有 48 間國際和本地公司競投對外通訊和無綫固網的牌照，這將會為香港帶來很多就業的機會，但董先生在開放市場這方面卻令人感到失望。本地的固網市場直至 2003 年才再開放；在能源、電力和煤氣等市場，甚至航空——對於航空，董先生可能想多開放一點——是沒有具體的方案和方法以開放這些市場，以至加強本港的競爭力的。董先生亦多番提到本港年青人中有 29% 的失業率，又提到全球經濟一體化、互聯網電子貿易資訊科技等，但政府在訓練年青朋友學習這些新技術上，又做過些甚麼工作呢？年青人學習這些技能時，我相信面對的困難是較小的，他們是更能適應新的環境和接受新挑戰的。政府有多大決心，在這份報告內提供了甚麼具體內容，讓青年感到有希望呢？

行政長官：關於在香港增加多種基本行業的競爭力方面，我們一直有付出努力。當然，在速度方面，是會受到種種的限制。例如在電力方面，我們是要遵守協議的，協議的期限應該是直到 2008 年。在其他方面，我們亦正在推動開放。至於開放速度的快慢，大家在社會上一定有不同的意見。既得利益者當然希望永遠不要開放，不獲些微利益的當然希望能立即開放。政府必定要考慮各方面因素，以取得平衡，但最重要的，是要維護香港全體市民的長遠利益，以及消費者的利益。我們是在這情況下推動開放的。

關於年青人方面，最基本的解決辦法仍然是教育，我們必須做好教育。在教育方面，現時教育統籌委員會正在進行一項諮詢，希望明年 6 月能得出一份比較完整的報告，屆時我們便可以一起努力推動。我昨天也談到年青人的問題不單止是教育的問題，還有如何幫助家長和下一代溝通，亦涉及傳媒的責任，和整個社會的責任，我認為大家也是有責任的。至於具體如何逐步推行呢？這並非施政報告內應討論的事，我想每個決策局也會有機會和大家詳細討論這些問題。

單仲偕議員：董先生，我所說的具體計劃，並非是指施政報告內的具體計劃。有關你訓練年青朋友學習資訊科技技能的施政方針，在過去 1 年的成績是非常差勁的，我希望你能夠督促你的官員在這方面努力一點，不要浪費這些 15 歲至 19 歲年青朋友的資源。就像你昨天所說，很多現時並非在學的人，是有需要接受新技能的訓練的。我希望你能檢討政府在這份報告中，在這方面下過多少工夫。

行政長官：單議員，教育的改革是一項長遠的工作。我們現在的做法，是看看哪幾方面做得不夠完美，我們便開始工作。我相信有了比較整體的看法後，我們在推動教育改革時便會更為順利。

鄧兆棠議員：主席，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第 48 及 49 段中提到，香港要協同發展珠江三角洲，特別是改善兩地的交通及過境安排，但是政府現時一些政策及計劃是與施政方針背道而馳的，例如香港與深圳之間的過境設有雙重關卡，而且政府又考慮開徵陸地離境稅等。請問政府準備怎樣在政策及實質安排上，作出方便香港與內地通關的安排？

行政長官：我昨天特別強調，在澳門回歸之後，澳門、珠海、深圳及香港整個珠江三角洲，甚或整個廣東省這麼大的一幅土地，將來會形成一個新的經濟領域、經濟區。香港在這個經濟區內會扮演一個角色，而我亦相信香港會從中受惠。不過，我們要知道，我們實行“一國兩制”，所以一定會有邊界存在。我們要在“一國兩制”的大前提下，發揮經濟效益。怎樣能夠使通關手續更簡化，做得更好，都是我們很關心的問題，我們現正積極研究。鄧議員或許對這個答覆不大滿意，不過，我們的確正在積極研究，希望將來對大家作出交代。

鄧兆棠議員：主席，我可否跟進？請問會否考慮將一綫向後移至二綫呢？

行政長官：這不是其中一個考慮方案。（眾笑）

何承天議員：主席，行政長官今年施政報告的主題是關於建設美好家園，我所屬的專業界，例如建築界和規劃界等對此極感興趣，而且我覺得我們應該可以作出貢獻。因此，我想提出很多問題。當然，我不能在今天這會議上提

出所有問題。施政報告第 127 段提到世界一流城市的環境一定擁有 3 樣東西，第一是重建舊區；第二是保護郊區的自然環境；第三，在香港來說，是搞好維港。我對於這些絕對贊成。但似乎還有第四方面是行政長官沒有提及的，但卻是應該要做的，便是將來的新市鎮是否應該有較為環保的城市規劃呢？現在香港有 680 萬人，將來可能有 800 萬人，甚至 900 萬人，肯定會有很多新市鎮。最近報章報道蕭局長的說話，（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有這樣說，）他說新界會有 3 個環保小鎮，每個小鎮約有 1 萬人。但 1 萬人的小鎮其實很小，因為太古城也有 6 萬人。請問政府是否有這樣的構思，並且會真真正正與專業界一同研究，以致日後二十一世紀的新市鎮也會採用比較環保的城市規劃呢？

行政長官：究竟這項報道是否屬實，我真是不知道，待蕭局長將來向何議員直接解釋吧！我認同在二十一世紀，我們對整個城市的設計、新市鎮的設計，都應該有新的思維。正如我昨天所說，在交通等各方面的思想或城市規劃，都希望能帶出新思維，確保香港是一個令所有香港人都引以自豪的城市，是世界上一個標準很高的城市。

至於何議員剛才提出的問題，下星期蕭局長會與你們在座各位開會，屆時請何議員問他。

何承天議員：好的。（眾笑）

何敏嘉議員：主席，我想跟進民主派議員被拒返大陸的問題。請問行政長官，究竟北京想民主派人士要有怎樣的表現，才准許他們返回大陸呢？北京有否告知你，又或你是否知道呢？

行政長官：我沒有與北京這樣談過這問題，但我卻確有與你們數位領導人談過。我特別提出，希望你們有表現，能夠做到一個環境。現在我還是在等。（眾笑）

何敏嘉議員：董先生，你說你還在等，請問你可否說清楚，你正在等的實實在在是甚麼表現呢？為何不可以公開討論呢？舉例來說，李華明議員帶觀塘坊眾返回大陸吃荔枝是否算是表現呢？

行政長官：或許請何議員回去問你的同事。

何敏嘉議員：問甚麼？

行政長官：問你的同事。

何敏嘉議員：主席，今天是行政長官答問會。

主席：很抱歉，何議員。我明白你的問題，但你已提出跟進質詢了。我不能夠特別優待你，我恐怕這樣會引起其他 58 位議員不滿。所以，在這情況下，我要請下一位議員提問了。

陳婉嫻議員：主席，我還以為我沒有機會發問了。董先生，特區政府成立之後，這是第三次施政報告。在上一次的施政報告中，董先生也繪畫了很多藍圖，例如數碼港及時裝中心等。對於工聯會來說，我們是支持香港經濟重整結構的，我們是同意的。

今次的施政報告，董先生亦繪畫出另一個藍圖，我們將之可當作是千禧藍圖。對於環保或教育，我們是支持的。我們亦同意香港的空氣污染或噪音，以及城市設計也存在很多問題。這方面我們過去也和有關的政府部門多次討論，我們均是支持的，但當這些藍圖放在我們今天面對的失業問題、面對着董先生你所說的三大轉變——我完全同意你的分析，即世界經濟一體化那 3 方面，我們是同意的——當面對着這些情況，顯然香港有百多萬人會跟我們將來的社會發展脫節，他們是不可能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即使我們現在看到……主席，我現在提出我的質詢了，(眾笑)這種情況，我想問這羣人在未來 10 年、8 年間，他們的生活怎辦？他們想提升自己又可怎辦？我發覺在你整份施政報告中，包括教育部分，也沒有提及這些人，在就業方面亦沒有考慮他們。雖然你說有四萬多個職位，但對於我們現在所說的百多萬中三程度以下的人，這些都沒有他們的份兒。

我想問董先生，你是否想他們繼續痛苦下去呢？讓他們痛苦下去，直至最後，讓他們在社會上處於幾近退休狀態呢？我便是想問這一個問題。

行政長官：在經濟轉型的環境下，如果我們準備得不夠好，必定有一些人會受到痛苦，這是很不幸的事情。我們現在便是面對這種情況。由於香港將來是一個知識密集的經濟體系和社會，所以這便是為何我們對教育重視到如此程度。因為如果我們辦不好教育，我們的經濟將來能否持續繁榮也成疑問。

不幸的是，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有一批人是會很痛苦的。對於這一批人，政府現在可以做的，其實已經做了，政府盡量刺激經濟、盡量找些可以讓他們發揮的職位，以及為他們提供培訓及再培訓。當然，到了最後，我知道香港人是不喜歡領取綜援的，但綜援始終仍然存在，可以為他們提供保障。我希望經過培訓、再培訓，能夠盡量協助他們，希望他們每一個人也能夠經再培訓後，找到新的職位。

陳婉嫻議員：主席，我想跟進。剛才董先生說我們每一個人也須有所準備。我想現在香港 300 萬的勞動人口中，人人都願意作好準備，問題是他們是否有條件作準備而已。

行政長官：是，我知道。

陳婉嫻議員：例如政府的職業訓練局（VTC）也要申請人具備中三或以上的程度才會獲得取錄，至於 *retraining* 方面，申請人亦須具備中三程度。又例如有些人很希望在勞動力市場中獲得聘用，但卻沒有人聘用他們。我想指出，這些人為數達一百多萬，他們的情況也是我們的當務之急。當然，如果他們有積蓄，我們可以讓他們痛苦一下，但如果他們沒有積蓄，再加上一年多以來經濟不好，他們的積蓄亦已差不多用罄，他們又可怎辦呢？你在施政報告的第 28 段中說綜援是一種保險，但他們不想要這些，他們想要的是一份工作，這又可如何解決呢？這是我和董先生一直存在的分歧，並覺得政府一直沒有重視這個問題，沒有研究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行政長官：我們的確有分歧，但分歧在哪裏呢？政府是很重視這個問題的，政府正在努力工作中，但問題是做得是否夠好？或許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劉漢銓議員：董先生，在你的施政報告的第 47 段，提到國務院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和特區政府的工商局，將會成立一個“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商貿

聯繫委員會”，目的是加強香港和內地的商貿溝通。董先生可否告知本會，這個委員會的具體內容，例如架構、權責及成立的時間表等。

此外，據聞政府在過往兩年一直考慮在內地的珠江三角洲設立一個工業服務中心，以便具體支援內地的港商，不知是否真有其事？而這方面的進展情況又如何呢？

行政長官：有數件事是我想藉此機會談一談的。第一，財政司司長轄下一個小組正在研究中國如真的可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對香港會有何影響。該小組一方面與內地商討，另一方面與香港各界關注這件事的人士商討，即我們須作好準備，當國家加入 WTO 後，會有甚麼機會可讓我們發揮自己的才能和刺激本地的經濟，這是第一點。這與你剛才所說的委員會是有所不同的。由於香港與內地的經貿越來越密切，我們希望該委員會成立後，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間有一個直屬國務院的機構，讓我們可以直接溝通。我們溝通的問題是較為廣闊的，例如如何設立一個良好的機制以吸引更多港商、使香港往內地投資的商人更方便、或在某些問題發生之前，我們便可預先知道，讓我們作出更好的準備。總括而言，是要製造一個較佳的環境給港商在內地投資，這是其中一個目的。當然，亦可藉此機會瞭解內地經貿的發展情況，以及對香港有何好處等。

但我想藉此機會指出，這個委員會不會協助某些商人解決在內地的商業訴訟，它是不會做這方面的工作，因為如果這樣做，它根本不能處理其他工作了，而且是根本上亦不可能的，所以這屬於一個較宏觀的委員會。

至於劉議員提出的另一項質詢，關於我們是否有這項計劃，在我記憶中，粵港高層小組正在研究這些問題，希望盡快會有結論。

主席：由於時間關係，我們只可讓議員提出最後兩項質詢，希望各位議員盡量把握時間。

張文光議員：主席，對不起，我今次沒有舉手。對不起。

主席：不要緊，你可能是錯按了按鈕吧。

張文光議員：沒有，我沒有。

主席：如果你沒有按下按鈕的話，那我們便要檢查一下按鈕的系統了。現在我請另一位議員提問。

梁智鴻議員：主席，希望你不要扣我的分，我這次不是代表自己問問題，我是代表內務委員會發問的。

主席：照扣。

梁智鴻議員：照扣？那麼我便照問。(眾笑)去年，董先生曾出席立法會，跟我們的同事傾談了 3 次，各位同事很希望董先生能有機會多些出席本會與我們傾談，不知道董先生今年會否考慮多來幾次與我們傾談呢？謝謝主席。

行政長官：你們不要令我那麼害怕出席立法會的會議，我便可以多來。(眾笑)我覺得在以往的 3 次傾談中，每一次都有很好的成果。我相信事實上有許多渠道讓我們可以不時見面和傾談。我很樂意和你們經常保持聯絡。我們暫定 3 次，以便大家保持溝通。

梁智鴻議員：能否增加傾談的次數？(眾笑)

行政長官：好的，謝謝你們。

下次會議

主席：我們很多謝行政長官出席今次會議。

我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宣布休會。本會在 1999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會。在行政長官離開會議廳時，請各位議員站立。

立法會遂於下午 4 時 29 分休會。